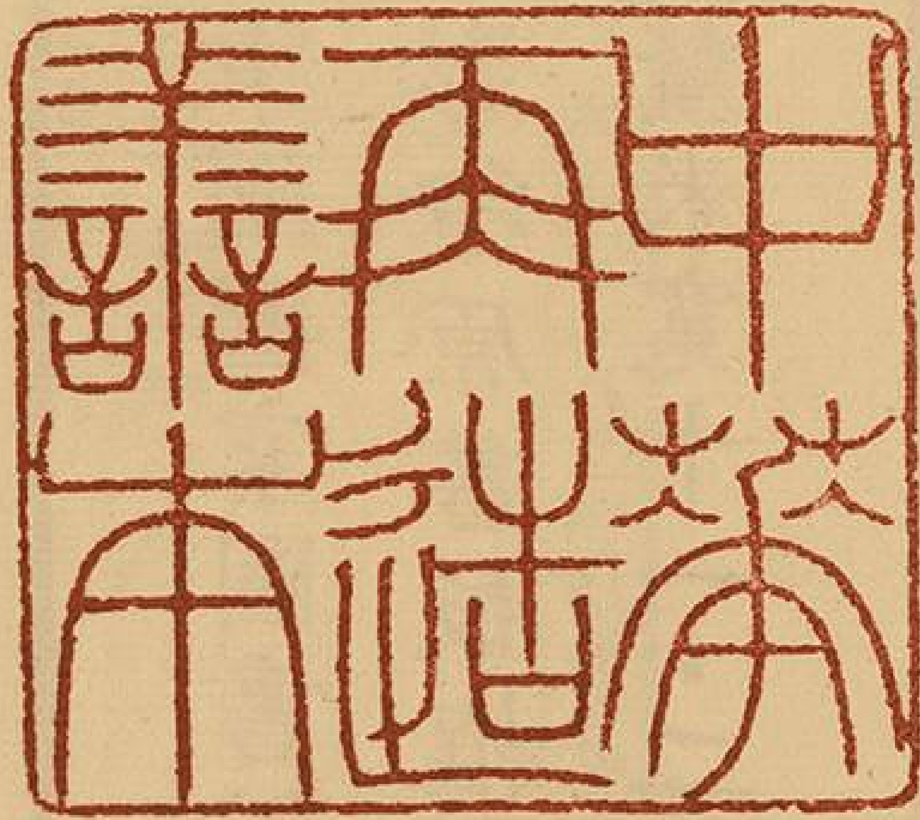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四釐米寬十一・二釐米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甲集目錄

卷之一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送文暢師序　韓昌黎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昌黎
送王損秀才序　韓昌黎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毛澤民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送友人遊武陵序　陳同父
送羅永年序　楊誠齋
送王主簿序　陳傅良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撙齋

北京圖書館藏

卷之二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 修
送秦少章序　張宛丘
送祖擇之序　石徂徠 介
送楊寘序　歐陽公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子長遊贈盖邦式　馬默齋
俞彥明字序　馬默齋
侯孟字序　馬默齋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默齋
答任子厚秀才序　曾撙齋 丰

卷之三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軾

戰國策目録序　曾南豐 鞏
唐鑑序　石介

卷之四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澹菴文集序　楊萬里
杉溪集序　楊萬里
雲巢小集後序　楊萬里
續後漢書序　周必大
宋書目録序　曾南豐

卷之五
送王陶序 論易　歐陽公
易序　程伊川 頤
易傳序　楊誠齋
易傳後序　楊誠
中庸章句序　朱文公 熹
中庸集解序　朱文公
兼山中庸説序　張南軒 栻
大學章句序　朱文公
禮序　程伊川
詩集傳序　朱文公

卷之六
易學啓蒙序　朱文公
讀論語序　謝上蔡
論語解序　張南軒
孟子講義序　張南軒
春秋傳序　程伊川

五經論序　呂東萊 祖謙
五經論序　陳止齋
程子雅言後序　胡五峯
胡子知言序　張南軒
送王塤秀才序　韓文公

盧陵 王 霆震 亨福 選編

○序 景宋

送孟東野序

疊山批 此篇文字變態之妙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
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 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 人之於言也亦然 此是
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 有不得已而後言 其謌也聲有思不平 其哭也聲有
懷不平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活 樂也者聲鬱不平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 語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又牲出善與假字 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引入天
來錯綜妙甚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無人從源及此 其於
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
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
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將無作有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
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合自鳴其不幸一句意 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其鳴字
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
也以屈原鳴 亦何鳴其不幸 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
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
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
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
也亂雜而無章 此數語褒貶相錯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

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以上列數子善鳴者）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illegible]）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回詩多以鳴紀亦有此兩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

送文暢師序

韓愈

（東萊批：體格好說他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illegible]）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illegible]）吾取以為法焉。（上段言引證大段自在，一段以古人之）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詩。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illegible]）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illegible]）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illegible]）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illegible]）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大抵古人詞不肯直致言詞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illegible]）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應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應前結好）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illegible]）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illegible]）（然後形容聖人好處）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此敘聖人之道本原見儒者有來力）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承接上大有力）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
孰為而孰傳之耶（見得浮屠無根抵此句結簡有力）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應前）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最警策處）弱之肉彊之
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結得最有意說破有不盡意）與禽獸
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應前結好）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
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餘意此段點得如破的）知而不以
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昌黎本意所以說儒者連下五也字如破竹）
（一段工夫極大）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句見得不是昌黎本有
意于文暢）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

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一作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冢）與同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音寒韓）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音衢）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自孔

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得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至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東萊批　雖句少極有反覆

疊齋古文標準評曰　此篇文勢轉圓如珠走盤中畧無凝滯加之論為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至中間以庸夫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一篇骨力）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下的當）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下的當）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譬得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下得好）有達于理者（斡旋一篇精神）得不畏而恐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應前直）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公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

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東堂毛澤民

吳人有欲舟而之宋者不問途之所從不具竿檝桅柂帆繂信水而下順風而前沿番陽涉彭澤過九江郡浮岳陽洞庭至于荊州問之則楚也更信而之焉泝三峽望義眉則既入于蜀而宋益遠矣歲月耗而舟以弊陋意將還而茫然矣故卒以荒廖無歸此不知途不利器之罪也今有之宋者吾將告曰必具竿檝桅柂帆繂求嘗至宋者道之自西至于揚州浮淮泗泝汴水不幾乎宋歟今而必有之宋者乎之宋者多而未必皆有舟也有舟者不患不至宋庶得其道而之焉游生於學類欲宋而有舟者也雖未即至宋又未至迷妄而之楚蜀然試求其竿檝桅柂帆繂得無猶缺然乎且將必具之乎將求其嘗至宋者為之道乎苟如是宋遠乎哉元豐九年冬吾始見游生於餘杭州黑面而峻眉目好頡頏作氣有古燕趙士風自言寡師友不喜讀古今人文章見其獨有前後所作歌詩文論一篋東西南北隨之閑暇輒自讀誦不厭吾惜其漫

瀾而無歸孤陋而無根欲其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日知其所忘月無忘其所能以成其美材而庶幾於道將行也作之來喻以告游生勉乎哉吾目見生至來也

送應太丞赴　闕序

篔窗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之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聲遽色也而千里之人毋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眞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耋兒從理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朝然涵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兩日長而筆柏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和久於外者意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涵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爲之兆也某下邑句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縛千兗未白此悃矧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尤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爲規乎尚何規益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踈梧月酣新桂祖帳益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邪非忘之也起而澌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再祝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也

送友人游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獻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

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頹乎其亂順也與其闒伺於侯門孰若北窻之高臥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以為媒厚禮以為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守業利慾而愿貧賤蓋溺焉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之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一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　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常滑稽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求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

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援書獻記過媢以圖悅卑姝以徼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於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其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　盍以吾說語之

送羅求年序　楊誠齋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求年其字求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求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御揖而進之以為可教也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歟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

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歌而愴吟或詼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頹乎其處順也與其闖伺於侯門孰若北窻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以爲媒厚禮以爲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守豢利慾而恐貧賤蓋溺焉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一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　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産已亡矣遷徙之無常瀟灑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所有之常産加之必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援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辭以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恠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說語之

送羅求年序

楊誠齋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求年其字求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求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爲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數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

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爲求年曰穚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儒者乎求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不加多在彼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皁隸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樲棘變臺池也用狷狠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予獨病其嗤何也

送王主簿序

止齋陳傅良

苟可以實吾力而寘致者得之之道也而假諸人者必廢今夫物其飛也以翮其走也以蹄其啄也以味未有非其自爲而得之者也而況於人乎是故吾播也斯穀吾植也斯果吾漁也斯魚吾畋也斯禽如是而或不得者則非其常未如是而或得者亦非其常

天下之物莫易得乎水也井而飲池而瀦瀦而注溉凡其足吾用者吾有之也而旦夕嗎求諸人則必不繼雖火亦然宿焉而爐之燧焉而取之無不得者半夜有急持束緼而叩其鄰以請雖不吾却火至且無及矣而豈不盡吾却哉金在山珠在淵其難得固宜人惟利之也以縋淵窮歲月鑿山而隧之果有得水火益滿天下而金與珠隱深而匿遠實吾力焉則金珠可覬不然而僕夫人水火吾見其缺者矣嗚呼焉用以假人爲哉假舟楫者廢涉假車馬者廢征凡天下之事假焉而不廢也幾希僕始力學切有意於用念今仕者進無援立無儔則艱孤以卑危於是慨然當世之公卿大夫願交焉以速化而既至此怳然而莫之涯也以驚絕然而果不可以幸也以悲今則悵然曰嗟乎吾方能爲之而猶有命焉制於疾徐徒人乎取之躁矣哉是以勇於歸將益治其學以俟命之及今君以官窮亦惟親之老也家貧而養匱惻惻乎將有所求而亦

不得以還吾察其貌以感聆其音以怨故道天下之理與五悔者
尉規之庶乎其無尤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撙齋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具揭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與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他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爾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橫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文正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令所上書中天子意忽徹而驟用雖以慰所志其終

所成要不過鄧酥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越時之心越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爲橫渠公不竢其成而姑爲時出猶不失爲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爲決擇會得其當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前甲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歐公

東萊批（此篇冊文字象一个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獨過得佳有斡旋）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自下說上）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此一段歸在顏子上）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先抑然）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後揚）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先抑後揚）予讀班固藝文志（自上說下）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造語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句佳警策）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纖佳）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下得好）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句佳）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歸自己）

送秦少章序　宛丘

于齋批　此皆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者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起得新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文字能設譬喻卷旗棄鼓畏縮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擧而盡之以充棟梁桷輪輹輻巨細强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擧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擧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擧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辱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

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祖擇之序　石介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下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孫暨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眺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裘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生之銘于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于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援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昭于天後之聖人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　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趍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在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嫵媚見之吏部嗟嗟李勳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談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祿趍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辱而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强之者也予所以云姑而報之資爾

送楊寘序　歐公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

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之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是不可以不學也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若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信之也

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勵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子長遊贈蓋邦式　　馬子才

予交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予其為説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觀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横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豬涵混太虚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絶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選宋玉高唐賦）蒼梧暮煙（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寡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寃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張顛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

[illegible]得其神庖丁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以神遇不以目視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縱詭觀何以異於昔乎果能爲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書書事畏子長乎子長畏予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俞彥明字序　　馬存

日月星斗之明非不暐也天下不以爲驚水涵太虛燈破幽室非不瑩徹也天下不以爲驚物之抱負靈耀而埋藏於荒榛壞塹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鬱終不可沒而時吐光怪衝射天地天下之人始驚以爲神奇吾友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豐城古獄之事爲君道牛斗之間河漢之表昔時有異氣紅光紫氳盤礴衝激夾衝璣杪搖而奪之色此龍泉太阿之精也龍泉太阿者天下神劍也國嘗扶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膾蛟長橋邊城飛塵河朔有彗掃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携四顧閒天下事誰有不平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沉匿而在敗牢車輪之下是其氣不得不暴露而憤發非以耀世也乃其不可遏者固如此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上事業照著天下之人以爲當然不以爲驚至於懷負利器蔚蔚而不得世時因感慨織見芒刃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於窮時吾友自未弱冠之初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壯矣其間坎壈齟齬前躓後蹙其躍也如有躡之其跂也如有鞭之豈非天欲大感怒君而使之發精煒也予雖愚弱不靈前日君自執手相許以友又謂曰子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寶劍鄉閭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磨無刑于衆予將見張雷博識之士有爲君緊拔者矣又將見西山北巖之青華陰之英有以拂拭君者矣煌煌燁燁奪人精爽

其見有日矣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者終不可揜蓋故字彥明以晉叔

侯孟字序　馬存

侯子孟名夫求予爲字之說予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自名者豈有慕漢將軍仲儒之爲人邪君以夫字孟者豈慕洛陽劇遊俠之爲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法士之所諱道也予以謂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之所知摧鋒陷堅決死雠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謟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於犯上使氣盃酒之間乃其短耳吳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之無能爲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爲憂一人之身爲兩軍之輕重此劇遊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所短耳吾欲剔去二子之所短而收其所長持以贈君予君無辭而受之可乎予與孟同居相悉也知孟之爲人氣直而貌質行方而言謹與人要約勇於必信故喜取天下之偉士爲孟激揚而稱道之雖然吾因孟竊有所感矣今孟乃趙人也古稱燕趙多慷慨謀略之士吾嘗欲登大行之巔遊邯鄲之道觀井陘常霍之險放聲而悲歌大醉以起舞劒鳴腰間精爽傍射庶幾乎意氣必有感者恨以羈留未能也孟君還故鄉千萬爲我道此言囊中之錐穎脫而立見者其誰乎賣漿之家屠牛之肆尚有昔時傲遊之叟者乎廉藺奢牧亦有遺種可以將兵者乎如其舊態尚在幸爲我望燕山之故雲稽易水之悲風耗膝乎沙漠之北可以動心否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存

箋註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予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予之遊京師所以恃此

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湶湶歟歟厚撫以
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隣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
家已徐驕矣豈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談
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廢者乎見三國魯肅傳曰無有
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歟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
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
視吾胃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
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淅乃敢出門户莊子逍遙
百里者猶齎糧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驚怪子矣
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下之下聞北方有熠熠者必子也矣

答任子厚秀才序　揖齋

淳祐十年秋部使者以　天子詔檄官六試隆興士余其一也每
一題出與五人商略若爲處則以科舉律戒焉一黍絫不合輙黜
士試說余閱數百卷其爲文不詭譎則腐不曠蕩則拘不峭崛則
弛求其純與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見與其腐也拘也弛也者之終
必不進寧若詭譎者曠蕩者峭崛者之容可收也雖然終必不進
者與律僅合容可收者往往相違矣凡有司從事以律不以見故
余所取五卷類非所喜者發而視之皆豐城人又既思豐城至寶
之氣所在鍾而爲人盜而爲文不應若是而已明年春復以檄留
府有豐城士以謁入其題爲任賓坐少選出鏡古錄前有識其字
爲子厚余覽之大抵議論戰國君臣居多蘇秦張儀術至高也子
厚窮揣摩之更求出其上其爲文猶其爲術也余追省向所閱數百
卷其中類是間有之比之腐者拘者弛者信愈矣其如不與律合
何哉雖然猶幸其可收也至寶之劍其氣粹可欲之謂善也其質
厚有諸已之信也其鋒藏充實之謂美也其熖屬天充實而有輝
光之謂大也其躍入延平津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其幻爲龍而莫

窮所歸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子厚收圭玉之精融之文章其焰
霧乃大矣而斷續之狀時見焉意其初來自純粹資厚而發之與相
過從累日熟知其爲人猶其爲文也故余欲子厚以論語之鄉黨
養其氣使粹以禮記之中庸大學培其質使厚以易之坤順大畜
收其鋒使藏俟其父且蒲也而自然發焉小則韓子文中子揚子
荀子中則孟子曾子大則五經大而化化而神則易矣子厚識機
明嘗試推之與其求吾術之出儀秦上孰若求吾道之出荀揚上
邪子厚辛力強嘗試踐之其持久也以堅其持蒲也以虛更十年
後天下不特慕子厚爲文而已又將慕其爲人也若夫晚年之業
顧又於光輝之上加功否余未敢前言之

序

六一居士集序　東坡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

東萊云 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錄云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大說立一句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下兩句不得如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小疏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營葉說可以配禹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

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
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
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
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
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
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
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
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
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
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
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
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
子棐（歐陽公有四子發奕棐辯棐亦其一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戰國策目錄序　南豐

東萊云 此等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太羹玄酒須是子細看方見之若他文字好處
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迂齋批 議論正關鍵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惟曾南豐有味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
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
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
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

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 呂曰 [illegible] 要 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 呂曰 [illegible] 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illegible] 呂曰 不是 [illegible]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呂曰 說孔孟法 [illegible]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呂曰 轉 [illegible]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呂曰 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呂曰 [illegible] 歐曰 [illegible]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呂曰 歐曰 [illegible]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 歐曰 [illegible] 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呂曰 [illegible] 歐曰 [illegible]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歐曰 此是大害大失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 呂曰 [illegible] 而俗猶莫之寤也 呂曰 [illegible]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 呂曰 [illegible] 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呂曰 [illegible]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呂曰 [illegible]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呂曰 [illegible] 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呂曰 [illegible] 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呂曰 [illegible] 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云

唐鑑序　　　　　　　　　　　　　　　　　徂徠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七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国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国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甞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国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潜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宝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親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歷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専政而乱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禄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乱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専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礼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子子傳子孫可至千万世豈止區區於十八帝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古文集成卷之三

沈烇從之所得書，曾植得淚覽，爲宋刊
宋印中所常罕觀。壬子三月借觀題記

植